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十三

詳校官大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劉達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十三

海寧張次仲　撰

繫辭上傳

吳幼清曰繫者謂如綴繩于物辭者易書之言也胡庭芳曰繫辭乃象數之總括義理之淵藪易无繫辭猶天无日月人无眼目按舊本無傳字程朱本稱上傳下傳以别于經歐陽石經分章悉依韓注今俱遵

本義本義有未安者私附數語以明經旨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讀大始坤作讀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卑从𠂇从甲徐]
[鍇曰右重而左卑𠂇在甲之下卑也會意石經作甲鼓从支徐鍇曰陰陽相激而為雷雷激而為霆霆霹靂也爾雅疾雷謂之霆]

此繫辭第一義言伏羲作易本于易簡易成而易簡之道察于天地徵于人事天地人並立而為三矣天尊地卑數句非徒說畫前有易正發明易簡道理見得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易中所有不假安排件件端正充滿流動劃然透露剛柔八卦相摩相盪

雷霆風雨盤旋戞激男男女女生生化化成此一個世界不知其為天地為聖人為易夫子到此亦不知是說天地說聖人說易但見乾清坤寧始者始成者成无聲无臭至易至簡默而成之存乎其人而已私記

尊卑與卑高不同卑高不過形體之高下而已尊者能主于上之意卑者能屈于下之意尊非健不能卑非順不能尊卑即乾始坤承之至理故曰乾坤定矣

動亦有時靜而動者其常靜亦有時動而靜者其常

剛者必動而動者決由于所性之剛柔者必靜而靜者決由于所性之柔

方即東南西北東南柔脆西北剛强各以類而聚物者萬物人與人為羣而人之中又各自為羣物與物為羣而物之中又各自為羣兩不相與則无失得有何吉凶聚者聚分者分愛惡相攻而吉凶生矣

象者形之精華發于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于下者也一而兩兩而一所以謂之變化

大傳首提出乾坤二字若貴賤剛柔變化乃夫子彖傳象傳中標出卦爻中原无此名目獨有吉凶二字耳六十四卦總是一乾坤而此等乃其中所具之物件夫子論乾坤而並及之不可以貴賤等與乾坤並列也

是故二字不是文章家接角鬬筍套語此與上五矣字語脉相承正描畫易簡二字精神益氣機到此遏捺不住自然相摩相盪自然為雷為霆自然成男成

女若說聖人作易便是有為之法便不是易簡私記

相摩相盪總此乾坤世界故疊言乾坤而歸諸易簡乾坤易中所有易簡二字夫子獨得之秘文王周公所不言伏羲仰觀俯察將天地人物許多道理收拾在奇耦二畫即此便是易簡夫子從此悟入覺有無窮意味曰易知易從曰有親有功曰可久可大曰賢人之德賢人之業易簡之妙如此不知是天地是人是易總此乾坤而已私記

歸熙甫曰造化一氣也而分為先後生成一物也而別為乾坤有始之機無始之迹有成之功無成之事始者不能不始成者不能不成故曰易簡

張常甫曰事莫難于造始而乾以易知能常見於多事而坤以簡能是故厚於力者力不費周于才者才不顯力不費故動而不測才不顯故功成而人不知

按此知不與行對知行之知涉于情識從此知中流出是第二念非大始也此知乃太虛中一點靈氣生

天生地生人生物在萬有之先故曰大始即所謂太極也晦菴以主訓知謂如知州知縣之知以末俗語言釋太古文字相去遠矣私記

易簡如就人事言只是良知良能更無别物如孺子入井奔走營救一時俱到何曾擬議商量可見一舉念之頃乾也在此坤也在此天地也在此聖賢也在此此是作易根源會得此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可蔽孟子謂不學而知不慮而能此千聖滴

骨之血後之譚易者圖書象數支支離離異端小道

聖學之罪人也私記

郭相奎曰謂之成位則成男成女為不虛矣夫以藐然之身而與天地頡頏宜有異人術而止一易簡則

聖賢大非難事人特自暴自棄耳

韓康伯曰順萬物之情故曰有親通天下之志故曰有功親親切也功功效也親切乎中亹亹而不息故可久功同乎人自積漸而日益故可大

賢即賢於堯舜之賢非下聖人一等

張邦竒曰所謂天下之理者何也高者卑者動者静者類聚者羣分者成形成象者莫不由于易簡而各得其分位也

讀語孟書覺有首尾蹤跡可尋繫辭此章一片天機化工之筆讀之如登泰山之巔將天地萬物從容指點一部易書森然羅列意到筆隨冉冉收歸易簡起結過度絶无痕跡學者但當静觀冥會領其大意著

一語言如描畫虛空添一筆便多一筆色象虛空安在哉私記

本義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虞翻本吉凶下有悔吝字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虞翻本序作象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

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字書占測也从卜从口

上章言伏羲畫卦此言文周繫辭而以君子學易終之非贊君子也正見辭中道理須臾不可離之意郝仲輿曰聖人所以洩造化之秘繼往開來者至辭無餘法矣世儒欲舍辭而譚易多見其不知量也

觀象繫辭是一篇綱領剛柔變化乃聖人所觀之象為繫辭張本張有如曰此章以辭歸象以象歸變以

變歸道節節遡上如迎龍取脉葢後後推于前前所謂易有太極者可思矣

從有易以來吉凶之理雖具却未嘗明白説出自文周繫辭而吉凶始大明于天下然辭非象則无根據故繫辭工夫全在觀象葢觀某卦之吉凶生于某畫之變化某畫之變化生于隂陽之推移而辭乃若江河之決矣

諸景陽曰剛柔无跡豈有為之推而前之所移若迫

于後故因而謂之推奇耦无心豈有為之生而彼之所易若根于此故因而謂之生

龔深父曰悔从心从每心每有之不忘故積之而成吉吝从文从口口以為是而不改故積之而成凶

虞娛樂也方其娛樂自謂得意而聖人以為可羞也易旁通曰或謂虞為度非也憂則悔矣度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娛同孟子霸者之民驩虞戰國策顏斶云清淨貞正以自虞毛詩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合

好效歡虞太史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

變化者剛柔之流行剛柔者變化之體質進退者造化消息之機晝夜者造化晦明之序

六爻之動總括上文動即變化也天一息不動則天道缺地一息不動則地道裂人一息不動則人道滅極屋棟也屋非棟不成三才非道不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柔剛仁義變化無端所謂動也非動不立非立不

動合言之為太極分言之為三極

序猶時序卦有否泰剥復爻有潛見飛躍如階級次第不容攙越故居之而安一爻自為一義一事自為一理圓轉活潑愈研窮愈有味故玩之而樂胡仲虎曰居安是安分樂玩是窮理安分則窮理愈精窮理則安分愈固

孔仲達曰卦與爻俱有辭但爻有變化取象既多析理更精尤君子所愛樂故特云爻之辭

居則觀象二句見用易工夫無間不以無事而自遠于易及其謀及蓍龜又不以為已精已熟而遂忽于心

朱康流曰卦爻未立極渾而為一故主静卦爻既立極散而為三故主動動者變變化化不滞于一而未始不一也一則未有不吉也居而安之樂而玩之易之理得則天之理得天之理得則天下之理无不得有得无失又何憂虞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吉凶

悔吝者聖人作易以垂教有吉无凶悔吝者君子用易以立命

吉凶悔吝辭耳而得失憂虞寓焉變化剛柔象耳而進退晝夜寓焉六爻之動爻耳而三極之道寓焉易之精妙若此君子能舍此而別有所安別有所樂哉能舍此而別有所觀別有所玩哉人見君子之吉无不利以為此有天祐孰知自易中來哉聖人觀象繫辭之功用若此

本義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上言繫辭此言辭中通例以明其憂世覺民之意葢恐讀易者不解立言旨趣故反覆發明若此

歸熙甫曰易有實理而无實事故謂之象卦立而象形象者言乎象者也易有定理而无定用故謂之變爻立而變生爻者言乎變者也　言乎象二句多二者字宜會吉凶者二句二其字指卦爻言

爻言乎變言變者言其位之貴賤故列貴賤者存乎位象言乎象言象者言其卦之小大故齊小大者存乎卦

楊中立曰天道貴陽而賤陰陰陽有貴賤之理而列

貴賤者必托六位而後明陽大而陰小陰陽有大小之理而齊小大者必假卦象而後顯

齊者有所統一之謂陰小陽大雖若不齊惟當其時位者能為一卦之主而用事焉故曰齊

孫質菴曰吉凶皆已定之局轉關處全在介悔兩字易中陰陽消息之間剛柔當否之際所謂介也介即天理人欲路口此處一失挽回甚難故須憂憂有臨深履薄之意易中時位既極之餘機緘變動之候所

謂悔也悔即良心覺悟時節此念一隳因循過了日
子故須震震有迅雷烈風之象介在事前悔在事後
孫淮海曰君子之居而動也盡善之謂得盡不善之
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于不善之謂
過盡善而得則吉盡不善而失則凶覺其小不善欲
改而不及則有悔不善雖未改猶可以改乃或苟安
而不肯改則為吝當悔吝之萌不以小疵自恕以求
補過則无咎積疵則為過積過則為失積失則為凶

積補過則為无咎積无咎則為得積得則為吉此一念之微而關繫甚大君子所以貴慎獨與

聖人憂世覺民不險其辭則人將懈怠而无震慴之心不易其詞則人又危疑而无自全之策惟就險易中指其當行之路則趨避者有定凖就理者無他岐天下後世知有大道而不可欺以邪徑信有易地而不可惑以險途

本義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準從水

前三章言畫卦繫辭此則以聖人用易而贊易道之大觀諸故字便知脉絡

字書準擬也倣也準非與天地齊準乃取準于天地即效天法地之謂彌是彌縫無陰無陽合萬為一無少滲漏之謂綸是經綸分陰分陽一實萬分各有條理之謂準字内有無數工夫氣力故下一能字二句是一篇綱領下乃反覆發明此意理無淺深而語有

次第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朱康流曰仰以觀于天文而知天者乾之氣風雷日月者震巽坎離之氣也俯以察于地理而知地者坤之氣水火山澤者坎離艮兊之氣也健順動入陷麗止說幽而託于性情者明而達于天文地理凡幽明

之所以相感者觀于易而知其不隅也帝出乎震而其始寔原于艮勞乎坎而其終寔反乎艮艮為萬物之終始以是知物之死者為天命之時止則止其生者為天命之時行則行凡死生之所以相禪者觀于易而知其不二也乾為陽物魂與坤遊而變為巽離兊坤為陰物魂與乾遊而變為震坎艮以是知二老退居鬼之屈者藏諸用六子用事神之伸者顯諸仁凡鬼神之所以相濟者觀于易而知其不窮也

馮元敏曰雲漢氣通于河海山川呈精于列宿人事昭彰于象緯三垣包六合之圖分野定九州之域可見天地幽明默相感通本同一氣

原者追究于未有之先反者要歸于不到之地原所以始而反所以終則知天地有無始無終者在而吾身有不生不死者存此死生之説也

精氣即遊魂之所凝聚遊魂即精氣之所運用精氣遊魂具而為人故曰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左傳

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始化者略成形質初結胚胎于是成魄既成魄已然後成魂魂者陽之靈而氣之英魄者陰之靈而體之精也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魂即神也精氣即魄也遊魂非死而魂升即心之神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也為物為變便是鬼神情狀聖人教人只在自身中認取若謂生則為物為神之伸死則為變為鬼之歸則所知亦淺矣鬼神情狀大端有數種有一種効靈造化主持世運

如社稷山川之屬有一種聰明正直精爽不磨如忠臣孝子之屬有一種焄蒿悽愴洋洋如在如木本水源之屬有一種强魂怒氣鬱結不散如國殤嫠婦之屬有一種依草附木為妖為孽如魑魅魍魎之屬至于山林曠野燐火聚散難以悉數要之福善禍淫是其情不見不聞體物不遺是其狀情狀多端聖人只在魂氣聚散倏有倏無之處洞如觀火天下極奇幻之事聖人只作平常看大要若此私記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易揆无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是知周萬物開物成務是道濟天下窮則變變則通皆天則是旁行不流隨時消息與化俱徂是樂天知命隨其所處體元長人是安土敦仁

沈氏曰知周萬物者常懷輕世之心以為是區區者不足為所謂過猶不及易智愈大心愈細必以道濟

天下故不過

玩故字語氣旁行不流樂天知命是一串意此言易也須以人事論道理始透大抵事值險阻正路行不去須是旁行旁行則如水之泛濫易至于流流則事求可功求成逆天違命自投陷阱其為可憂莫大于此聖人欛柄在手隨他經權曲折只是盡其理之當然任其數之自然坦坦蕩蕩何憂之有安土與懐土不同懐是係戀安是隨遇而安人惟不安土便思損

人利已本來慈祥之體漸就刻薄雖欲愛人而不能矣聖人不論順境逆境死心塌地培植自家這點良心惻怛之誠觸處發見遏他不住故不徒曰愛而曰能愛私記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天地之化滔滔不窮若无分至啓閉為之節限有何程度所謂過也易以陰陽範圍之生長收藏截然不

踰如金在範各成形器如墻有圍各分界限何過之有

一物有一物之性情任我的性不得任物的性不得以一物之性御衆物又不得須是婉轉圓通相其陰陽胎卵濕化各得其所謂之曲成不遺私記

晦明者一日之晝夜也寒暑者一歲之晝夜也元會運世古今之晝夜也成然寐遽然覺衆人之晝夜也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墮陰界至人之晝夜也相隔

者其時也相通者其道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知者无晝无夜萬古不息者也動存息養朝乾夕惕是通晝夜本領私記

人心之神棲息於方寸可謂有方矣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方之有聖人之易托象於奇耦可謂有體矣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何體之有无方无體這兩句話人人曉得但說到此未免空虛莽蕩毫无實用聖人推原其故歸諸範圍曲成通知不見所謂无方无體者

實朴朴有許多妙處若不是範圍曲成通知不見无方无體之功用若有方有體則囿于一隅著于形跡如何範天地成萬物通晝夜有無雙泯虛實互用聖學之别于異端全在于此私記

本義右第四章

一隂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

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前章言道言易言神皆言陰陽也尚未曾説破至此則滿盤托出何謂道一陰一陽之謂道何謂易生生之謂易何謂神陰陽不測之謂神易之精蘊發洩無餘矣

渾淪世界只是陰陽兩件大而天地微而洪纖動植

更無别物聖人于陰陽上加兩一字有對峙不易之義有流轉不滞之義又有次序相因之義即此是道道者自然無為不落形器之名也陰陽相續貞又為元此太和渾淪之體則謂之善陰陽化生成男成女此秉彛各足之真則謂之性善者性之原性者善之實性善之名立而陰陽漸非其初矣於是有仁知之偏見有百姓之无知求其有得于陰陽而為君子者亦鮮矣而道之在天地者固自若也其顯也顯諸仁

其藏也藏諸用一顯一藏鼓舞萬物語其業則富有語其德則日新富有日新生生不窮而易行乎其中矣生而成象則謂之乾生而效法則謂之坤乾坤立而有數極數知來之謂占數極而有變通變之謂事若是者皆陰陽也陰陽其可測乎為天地為聖人為仁知為百姓為乾坤為占事孰非陰陽又孰為陰而孰為陽神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私記

聖人文字言簡理盡直指陰陽為道本以明民儒者

好為高論反墮幽渺程氏謂道非陰陽所以陰陽是道朱氏謂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多一轉折即多一意見即多一語言即多一障礙不如屏除諸論静中涵泳覺一陰一陽句有自然之味也私記

一陰一陽就造化流行上說繼善就天所賦人所受中間過接上說成性就人心稟受上說善如金方在鎔性如金已成器性而曰成原是完全纔過人身便落氣質便有偏全便分仁智百姓

顯仁藏用正是一陰一陽之實際正是繼善成性之根源顯而藏藏而顯循環无端如鑄者之吹洪爐如舞者之伐鼉鼓要生便生要成便成萬紫千紅何等酣暢何等興趣與聖人之悲天憫人者大不同矣程正叔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私記

龍藏于潛聖藏于密天地藏諸用知用之為藏則知仁之為顯矣私記

胡仲虎曰顯藏二字與中庸費隱相似隱在費中費

之外无所謂隱藏在顯中顯之外无所謂藏葢顯仁是用之跡而盛德之所以行藏用即仁之心而大業之所以立藏而愈有顯而愈新即所謂生生之易盛德大業是聖人分中事以此贊天地是極竒語故復為明白指點張子厚謂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富有日新是說造化生理即從生理轉到易上了無痕跡趙震潛曰生生之謂易是一篇關鍵若就本節論是造化人物相生之理若無上文言則繼

成之相因仁知之遞用德業之互根皆生生所在若兼下文言則法象之相禪占事之相因亦皆生生所在

不獨曰生而曰生生曰生是死語曰生生是去故就新不舍晝夜之意陸機曰謝朝華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眼前所見無一故物胸中所思無一宿垢彼此互换今昔相乘是之謂易造化人事盡于此矣私記

成象謂竒畫效法謂耦畫自无而有謂成象自竒而

耦謂效法效法者效法乎乾也效乾之一奇而為二耦也有乾坤即有數究而極之彰往而知來有數即有變推而行之開物而成務

網維于繼善成性之中迭用于顯仁藏用之際變化于陰陽生生之内流行于乾坤占事之間節節有一陰一陽之道則節節有陰陽不測之神陰陽不測就在兩一字看出

王輔嗣曰兩儀之運萬物之動豈有使之然哉莫不

獨化於太虛欻爾而自造矣造之非我理自玄應化之无主數自冥運故不知所以然而況之曰神是以明兩儀以太極為始言變化而稱極乎神也夫唯知天之所為者窮理體化坐忘遺照至虛而善應則以道為稱不思而玄覽則以神為名葢資道而同乎道由神而冥於神者也

本義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隂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蘇君禹曰此章非徒鋪張易之廣大欲人知其所以廣大也

前數章俱洗發易理此乃贊易之廣大何以見其廣大也遠不禦邇靜正天地之間備非廣大而何其所

以廣大者何也易不外乾坤乾坤力量于動静間見之試以人事論凡人不專一不能直遂不直遂則氣力不全生何以得大不翕聚不能發散不發散則氣力不厚生何以得廣令乾静專而動直坤静翕而動闢則大生廣生而廣大配天地矣天地中之寒暑日月有不與之相配者乎凡静而不專動而不直便不是易静而不翕動而不闢便不是簡葢一有擬議一有作為便非無思無為不學不慮之體故曰易簡之

善配至德

蘇子瞻曰乾之静也絶意於動而其動也不可復回坤之静也斂之無餘而其動也發之必盡季明德曰乾静專坤静翕譬如人之在家乾端居静攝而坤則為之闔户乾動直坤動闢譬如人之出外乾掉臂直行而坤則為之闢户

静專動直静翕動闢不必于卦上尋求只在自心中理會若是無心則墮頑空所謂専直翕闢者何物若

是有心則涉妄想又不得稱專直稱翕闢矣大抵天地人毫無兩樣朕兆未啟一真不散謂之專任真而出无所回曲謂之直收斂得固生意不洩謂之翕氣機一到通達無礙謂之闢此是何等力量故謂之廣大何等自然故謂之易簡不易簡必不能廣大不廣大亦非易簡之本體也

大言周徧之不遺廣言包含之無盡本義曰乾一而寔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

廣大雖分屬乾坤然動則俱動靜則俱靜有乾坤之分而無先後之别行文不得不分析言之耳私記

論廣大至配天地極矣然不說到四時日月則天地之所為廣大處猶未見得不推到易簡則天地之所以廣大處猶未盡得故究極言之中庸為物不貳生物不測二語足盡天地之道本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二句足盡聖賢之學

坎陽也而月象離隂也而日象五隂未消也而曰七

日二陽正長也而曰八月其盈皆陽而其昃則皆陰

其魄皆陰而其明又皆陽莫不有精義存焉故不徒

曰陰陽而曰陰陽之義

胡仲虎曰首章言乾坤之尊卑而歸諸易簡此章言

乾坤之廣大而亦歸諸易簡總見易不在天地而在

人心也按上傳贊易至此章作一小結束故下特標

子曰以起義

本義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此章贊易之至而以聖人之學易明之開口說聖人所以崇德廣業工夫全在用易下乃不說用易而說效天法地蓋天地即易故承之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位即高卑高卑即易效天法地即用易然天高地厚所謂效法何處下手此不可向外尋求就天

地所賦之成性存存不已則道義自此出而德業之崇廣不待言矣葢易不出天地外道義不出成性外若曰天之崇如何而知必如何效之地之卑如何而禮必如何法之亦支離瑣屑而不足以言易矣

陳器之曰知崇即是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的事禮卑即是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的事知欲高明故崇如天禮欲平實故卑如地崇效天即是以易卑法地即是以易成性存存即是以易此外更無有易也

韓注窮理入神其德崇也兼濟萬物其業廣也知以崇為貴禮以卑為用極知之崇象天髙而統物備禮之用象地廣而載物也

質卿曰德是上通神明者故曰崇不崇即不能首出庶物業是博及生民者故曰廣不廣即不能㑹懞衆類德之崇只在知上業之廣只在禮上　知崇如天著一毫滓穢不得禮卑如地著一毫虛驕不得

大抵識見髙曠的人輕世傲物不肯循規蹈矩究竟

如夢裡青山有何事業聖人于此放倒幔幢事事循禮步步踏實其甲也如地則其廣也亦如地振河海載華嶽皆等閒事耳若有意求高便局面狹小私記

易牖存存是勿忘勿助如雞抱卵如龍養珠不著有心路上亦不拋在無事甲裡方是存存真訣按王文成公云學者好言勿忘勿助我今問他勿忘個恁麽勿助個恁麽此與煮空鐺何異孟子說勿忘勿助先說必有事知有事之為何事則勿忘勿助始有下落

所以詞不徒曰存存而曰成性性體渾全不假修為不屬外來但存之而已此效天法地之樞紐也私記

本義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章推原象爻命名之義以見聖人作易用心處

吳因之曰首節言畫卦本於隂陽次節言繫辭本于一理為下文不可惡不可亂張本有以二字有力與是故相應

有以字有二義一曰有以云者有所據而見之也正設卦觀象之實事蘇君禹則謂賾與動人誰不見而不見其所以賾所以動之處聖人見天下之至一故有以見天下之至賾見天下之至靜故有以見天下

之至動

張彥陵曰擬諸形容在未畫之先象其物宜正畫卦之事擬是擬其所象象是象其所擬擬之在心可知而不可言象之在畫可象而不可執

鄭申甫曰象與形不同形則確定象則鏡花水月依稀影響天下許多物形若一一摹寫何以能盡只是得個意思以影照之可見而不可捉可想而不可摸故謂之象

焦弱侯曰會如省會之會自彼而來者面面可至通如通都之通自此而往者處處可達

朱晦菴曰會謂理之所聚通謂理之可行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處也世間常有一事關着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此所謂會也若父子恩重則委致之說不可行而務全天性若君臣義重則毀傷之說不暇顧而力扶大義此所謂通也又曰爻者交也六爻相承有交之義惟其交故

有會意亦惟其交也此通於彼彼通於此又有通意聖人論道極其奥妙至于踐履處不過一禮王臨卿曰典禮二字亦有分别典為常法萬世不易禮以義起因時制宜

潘去華曰至者理之極至處也象自賾之不可見處名之是言天下之至賾爻自變之不可窮處通之是言天下之至動賾之至處有至一者存所以不可惡動之至處有至常者存所以不可亂按不可惡不可

亂人第見聖人之易千變萬化不離故常而孰知其變化從擬議中來非苟焉而已者乎欲學者從容尋繹無為鹵莽之獲也私記

變化無端擬議有跡擬議之於變化相去遠矣而曰擬議以成其變化何也異因之曰擬議不是跡象摹擬心神涵泳獨會於意言象數之表時然後言即是擬之後言時然後動即是議之後動語默動靜隨處咸宜即是成變化

蘇子瞻曰變變化化間不容髮然且擬之後言議之後動則虛以一物雍容之至也

焦弱侯曰上章存存本原之功也此章擬議言動之功也存存則擬議者自明擬議則存存者益熟相須為用者也首章易簡學易之原也非存存何以能至次章觀玩學易之功也非擬議于言動則所謂觀玩者亦空言耳四章蓋互相發

首節聖人有言伏羲者有言文王者若是伏羲則文

王彖辭何無一言之及若是文王則形容物宜皆畫卦時事于繫辭殊不相涉此淺淺者尚未能定何況深遠者乎附記

說文賾雜亂也本義惡猶厭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余德新曰以出處語默發明號笑之義聖人讀易不滯於故而知其所以然有如此者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茍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術從术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

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楊廷秀曰人之謙與傲係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無盈色德薄者無卑辭如鐘磬焉愈厚者聲愈緩

俞玉吾曰存位猶乾九三之存義謂禮極其恭所以存其分義而不敢踰越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沈氏曰聖人雖甚易簡亦甚謹密第與陰謀權詐殊耳世人不知托輕脫為易簡而詆慎密為機械所以敗事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

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字書盜从次次音涎俗从次誤器中从犬說文犬所以守器也

知盜謂知盜之所由招也觀下盜思奪盜思伐可見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冶字從冰女之艷媚亦能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

本義右第八章按疏以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至其臭如蘭為第六章以藉用白茅至盜之招也為第七

章程氏以有以見天下之賾至成其變化為一章其不同如此李氏曰古本自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至擬議以成其變化九十五字與後鳴鶴在陰至負且乘七節相連朱子因之定為第八章吳草廬則别出下七節附于文言傳而獨存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至成其變化九十五字自為一章但此九十五字者前五十六字本重出而後三十九字則錯簡故郴陽何氏去重出之五十六字而移置後三十九字于第

十二章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之上益本熊勿軒之說也當從之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韓康伯注以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在子曰夫易何為之上班固律歷志衛元嵩元包運蓍篇在天數五之上程朱從之天數五至行鬼神康伯注在再扐後掛之下乾之策之上朱子移置在此劉念臺以天一地二至行鬼神也與下大衍意義不相屬自為一章而以說卦傳首章昔者聖人至倚數廿三字冠于大

行之數之上二十石經作廿三十石經作卅

韓注易以極數通神明之德故明易道先舉天地之數本義謂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首言奇屬天耦屬地次乃分積而言其妙天地間只是一個太極乘陰陽二氣以行無終始首尾何數之有但行之以漸有節度界限如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則數之為也故兼理而言謂之理數兼氣而言謂之氣數

蔡伯靜曰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一至十者陰陽流行之次序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五十五者流行之分數也

天數五地數五則十位也而曰五位是奇耦一體多寡同功相得有合即在五位看出朱氏所謂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婦是也天數二十有五四句更見相得有合之處比如五十五人在此若不相得不相合則參差零落渙散不齊縱有五十五之數亦虛名耳

惟相得有合則一氣聯絡分之則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天自為天地自為地合之則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天與地一地與天一多不得少不得如用兵者部伍森嚴九地九天皆從此出故曰成變化行鬼神私記

郭鵬海曰天數二十有五四句若只言總計天地全數殊無意味且與下文義不相蒙故解者謂成變化行鬼神止於相得有合上見之而於此四句全無着落愚謂此所以三字總承上文八句說來前四句以

天地之數分合言之也後四句則以天地之全數分合言之也奇耦天地之定數也而二十有五又成奇數三十又成耦數見得陽奇陰耦定分不易五十天地之全數也五十而又有五則既生既成之後復肇生成之端見得陽變陰合流行不已如此說方於成變化行鬼神句意義聯貫

張敬夫曰成變化若月令所謂鳩化為鷹爵化為蛤草木乃茂草木黃落可以歷數推而迎之此天地之

數有以成其變化也行鬼神若月令所謂其神句芒其神祝融其神蓐收其神玄冥各司其時各治其職此天地之數有以行乎鬼神也

五行古今大道載在洪範易中無此語竊謂洪範自洪範繫辭自繫辭立言各有指歸不必旁摭遠拾混淆耳目本義謂一變生水至六化始成已屬支離而繫辭變化二字或分言或合言原無不可本義于首章言陰變陽化此言陽變陰化殊无確論崔子鍾曰

以五行釋變化者荒誕无稽以屈伸釋鬼神者疎謬无據按一生六成之說出鍾呂問荅儒者以屬養生故用其語而諱其來歷

河圖之說沿襲已久近來諸儒頗有斥言其非者究竟如堅白異同不知孰是執河圖之說者以此章為據而章内止言天地之數絶不說明河圖二字則亦未見其確然也若謂此言天地之數與河圖无涉則經文明言五位位則有方所之可按圖可以言位而數不可以言位不言圖則位字終无著落當起羲皇

而問之矣 私記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韓注以大衍之數至再扐後掛在天數五之上以乾之策至可與祐神在行鬼神之下揲石經作挾奇字書从大从可石經從立爾雅歲取歲星行一次也从步者其躔度可推步也从戌者木星生于亥自亥行至戌而周天也閏从門从王不从玉

此言大衍數法合天地人物之道也大衍是揲蓍名目此句是提綱挈領之語下乃疏明大衍之法衍从水从行猶水行而衍溢也大衍者以蓍策大數衍之以求卦也分掛揲扐引伸觸類皆衍也曰五十者舉其凡而言之無他與旨不必深求京馬荀鄭以及晦菴諸說非穿穴則傅會愈求而愈遠矣

韓注大衍之數所頼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

之太極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陸秉曰此脫文也當云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用四十有九者除六虛之位也古者先布六虛之位然後揲蓍而置六爻焉如京房馬季長鄭康成以至王輔嗣不悟其為脫文而妄為之說謂所賴者五十殊无證據附錄

沈氏曰蓍用四十九其一為掛實用四十八掛之得

用不在第一揲而在二揲三揲葢初揲之時此策尚在奇耦數外再揲三揲得此策而後奇耦可以均齊不掛則奇三而耦七不能齊矣或謂再揲三揲不掛者非也

蔡季通曰五歲再閏者一變之中自有五節掛一為一節揲左為二節歸左奇于扐為三節揲右為四節歸右奇于扐為五節一節象一歲三節一歸奇象三歲一閏五節再歸奇象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者再

扐之後復以所餘之蓍合而為一為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也不言分二不言揲四獨言掛一者明第二變後不可不掛也

張氏曰積四揲之策俱是耦積歸餘之策俱是奇故曰歸奇四營之法到歸奇象閏盡矣而復有後掛者何益歷法再閏之後又從積分而起則筮法再扐之後又從掛一而起按積分者謂積而分之也每年積餘十二日至三年則分為一閏五年又分為一閏也

字書置而不用曰掛掛一象三是也又合而置之曰

掛再扐後掛是也

分二掛一揲四歸奇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當期當

萬物何其鄭重尊嚴京氏易以金錢用便山巫市祝

而易之體褻矣私記

晦菴曰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

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

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

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説也

又曰揲蓍之法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為奇凡八為耦餘三奇則三三而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為老陽三耦則三二而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為老陰兩二一三則為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為少陽兩三一二則為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為少陰此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為

也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

又曰策者蓍之莖數所謂二篇之策者乃掛扐外見存四揲之策也專以二老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其實六爻之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

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少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為老陽坤六爻皆為老陰六子皆為少陽少陰則非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若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少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為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為百九十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

歸熙甫曰大衍者何也所以求卦也卦必衍之而後

成其卦其揲其扐所以衍之也歸奇者何也四十九之策若得老陽之九除初卦必有十二之餘若得少陰之八必有十六之餘若得少陽之七必有二十之餘若得老陰之六必有二十四之餘其所餘之數不揲而歸之扐者此所謂治數之法舉其要也九具於揲則三奇見於餘六具於揲則三耦見於餘七具於揲則二耦一奇見于餘八具於揲則二奇一耦見於餘不必反觀其在揲之數而已舉其要此所以為營

之終也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也此揲之以四之數也掛扐雖舉其要而七八九六之數仍以所揲之策為正掛扐十二無當太陽之九而揲四之三十六則九也掛扐十六無當少陰之八而揲四之三十二則八也掛扐二十無當少陽之七而揲四之二十八則七也至于太陰之六雖與歸餘之數相當而以前三者為比亦必揲數之二十四而為六也故七

八九六者自揲之以四而取也陽道盈而主進太陽進之極而數最多極則退矣故為少陰之二十二陰道乏而主退太陰退之極而數最少極則進矣故為少陽之二十八若掛扐之策因過揲而見者也故陽本進而反見其退而數之少至于十二陰本退而反見其進而數之多至于二十四此歷象逆行之法也故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又曰當期之日而歸奇以象閏也閏也者時與日之餘也

郝仲輿曰一二三四為歸奇之數六七八九為成文之數歸扐之策除掛一外得四則為奇得八則為耦兩其奇也奇耦皆以四數之每三變除掛一歸扐者皆四是乾象也是為老陽所以為老陽者以其得九也所謂得九者以揲過之策四數之為四者凡九也三變歸扐者皆八是坤象也是為老陰所以為老陰者以其得六也所謂得六者以揲過之策四數之為四者凡六也三變歸扐為八者二為四者一是震

坎艮之象也是為少陽所以為少陽者以其得七也所謂得七者以揲過之策四數之為四者凡七也三變歸扐為八者一為四者二是巽離兌之象也是為少陰所以為少陰者以其得八也所謂得八者以揲過之策四數之為四者凡八也卦之始畫有隂陽之象而无老少之名葢因說卦父母男女而分老少但說卦所謂男女者以卦畫竒耦乾坤相交而言筮法所謂老少者以蓍策過揲之數而言非羲聖畫卦本

法也羲聖畫卦奇耦相推乾坤交錯即謂之變筮法則此爻變彼爻此卦變彼卦老變少不變故卦止用九六筮則兼七八以為九六之升降非七八則二老無頓變之理无老少則變與不變无由分故以九六象父母稱老以七八象六子稱少三百八十四爻凡陽皆乾凡陰皆坤故夫子但數乾坤之策不及六子周公作爻詞第用九六亦以此

康流曰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

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蓍之為數參兩而已矣葢數生于象象統于規矩規矩之象莫大乎天地天用規規徑一而周三地用矩矩徑一而匝四三者參天之奇四者兩地之耦也規之周分三而稍盈數有未盡故伸規以為勾展矩以為股推而致之其數可盡也勾三股四隅弦必五是即所謂倚數數之所齊無有畸零此天地自然之數也衍勾之三以為矩（以為矩之矩字即算法之所謂冪與前規矩之矩字微有不同後倣此）而得九衍股之四以

為矩而得十六行弦之五以為矩而得二十有五是弦者勾股之合也故倍弦之矩以為大衍而得五十則勾股弦三者之所共積也勾股之較適餘其一以除五十則得四十有九以為用策開而為矩得勾股之併七故以不用之一加併而得倍股減併而得倍勾勾股于斯進退焉矩之匝數二十有八規而周之二十有一以不用之一加于規周適合其盈分未盡之數規矩亦于斯盈縮焉是以一御七者天地之數

所謂進退盈縮之凖也凡萬有不齊之數皆以此數推之故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一月之差氣朔盈虛相視也一歲之差日星消長相視也以不用之一還除所用之策得十二者四天地之數成于十二故掛一而四揲之數之餘者天地之樞機見其末而可以知其本故歸奇于扐再扐而掛陰陽老少損益其間以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由此豈有纖毫私意造作而成者哉周髀用之以測天地有形之

象大衍用之以測天地無形之象縱横反覆隨變而合可以弘紀衆理裁制萬類其所同也而大衍則愈精矣神矣陰陽未分始以五十陰陽既合終以六十五十者二十五之倍也六十者三十之倍也始于天數終于地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同符于天地也非擬之議之以求合而自然之數固無所不合故曰神之所為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

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知變化二句注疏在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之首程朱移置于此

此總括上文而賛數法變化皆神之所為非知力能與也

陸公紀曰營經營也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

晦菴曰易字只當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這處

下未得卦字亦下未得爻字只可下箇易字此相傳古說也王景孟之論不然其言曰營者求也四營者以四而求之也筮法以四為準一四奇也二四耦也如老陽數九以四求之則四九三十六老陰數六以四求之則四六二十四少陽數七以四求之則四七二十八少陰數八以四求之則四八三十二皆以四求而得之故曰四營而成易

郭鵬海曰八卦而小成是九變既言十八變却說回

九變語氣似倒講到此多不順直鄙意四營二句自一變直説至十八變為一卦之變化八卦小成以下自小成説至大成為六十四卦之變化下即接以引伸觸類引如引水之引伸者舒展之也以此抵彼曰觸物之相同曰類言引此小成之法而伸之觸此引伸之類而長之則六十四卦於此成故曰能事畢

楊廷秀曰顯道者象兩儀象三才當萬物天地人物之道著也神德行者分而為二莫知其數之多寡揲

之以四莫知其爻之奇耦也筮則告占則應故可與酬酢行吉凶在神知吉凶在蓍故可與祐神

詩獻酬交錯注云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酬酢者言隂陽相應如賓主相交也功化至于神極矣然幽明之隔神亦無如人何也自有大衍之數而道以之顯德行以之神則神之所不能告者數有以助之矣

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當期當萬物皆變化之道變

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出于自然而非人所能

為故曰神

本義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

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上章言蓍數變化歸之于神此承上章推本于聖人

而亦歸之于神見所謂神者乃聖人之神也神字始

不墮渺茫矣章中三聖人字是一篇眼目相為照應

康流曰易有四道分之各得其一合之則惟卜筮一事卜筮者質鬼神以自考也故下文只以卜筮言之而結之曰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此指卜筮而言若言動若制器以見易之所包者廣而神之所為莫神于卜筮也

易即辭占象變聖人之道即至精至變至神之道曰道則非技藝術數可知伊川易傳止尚其辭康節數學止尚其象漢上易說止尚其變晦菴本義止尚其

占謂之非易不可謂得聖人之道則恐有所遺也

何閑儒曰以者用也謂用易也尚者取也用易以言

吉凶之理則取所繫之辭用易以規行事之動則取

陰陽老少之變卦爻之中各有取象用以制器則可

以盡創物之智卦爻之設以前民用用以卜筮則可

以得前知之明

辭占是一類象變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合辭占說

至變合象變說辭占象變雖四而下所論皆占至精

占之事至變占之法至神占之理

左傳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杜注豐上六變純離弗過之矣言不過三年間一年鄭人殺之胡庭芳曰繫辭謂以動者尚其變夫所謂動不特謂我欲動而見諸行事也見人之善惡是非忽焉心動尚易之變以論之亦是也按此則所謂尚辭尚象尚占亦有不必拘拘者矣　字書龜曰卜蓍曰筮又

易尚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

云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開也開來者之事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嚮石經作響

此尚辭尚占之事有為謂作內事有行謂作外事言即命也自我告蓍曰言自蓍受我曰命遠近以時地言幽以天道言深以人事言來物謂吉凶也聖心窮理極盡精微故至精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此尚變尚象之事

參者彼此相參如左一則右必二左三則右必四之類伍者前後交互如一變互于再變再變互于三變之類錯者雜也雜而陳之如歸扐之策列左過揲之策列右之類綜者總也總而合之如掛扐十三策則過揲三十六策掛扐二十五策則過揲二十四策之

類變者數之未定參伍之時隂陽老少隱躍而不測故曰參伍以變數者變之已成錯綜之時奇耦多寡秩然而可數故曰錯綜其數此二句止論一爻之法通六爻之變得十有八遂成初二三四五上以為剛柔相雜之爻老少不出乎二象故曰天地極六爻之數得七八九六遂定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象動静實該乎萬物故曰天下此二句方論成卦之法私記

參伍者變之所生故不曰其而曰以以字與其字不

同其是現成語數已成而錯綜之也以者用也一參一伍變以之而出也私記

程敬承曰天地間陰陽本无定在而消息盈虛自有至理象變本此至理來所以變一通而文遂成數一極而象遂定

玩理脉遂知來物應在成文定象之後益有象變而後有辭也因受命如響語勢如此故相承言之耳私記

易

讀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

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韓注非忘象者无以制象非遺數者无以極數至精者无籌策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無不周至神者寂然而无不應斯蓋功用之母象數所由立故曰非至精至變至神則不能與于斯也

精之至變之至就是神神意全在上文幾個遂字下文所謂不疾而速也

吕與叔曰寂然之中天機常動感應之際本體常静

洪鍾在虡叩與不叩鳴未嘗已寶鑑在手照與不照明未嘗息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上言非至精至變至神不能與此者正謂惟聖人能之也故即承之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聖人以天地之精變神會聚于心即以心之精變神發

揮于易即以易之精變神通志成務于是天地人物共在易中流行矣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究未形之理則曰深極深如汲井適動微之會則曰幾研幾如鑽燧私記

聖人作易時擬形容觀會通行典禮著實用一番氣力故曰極曰研極深以義理言窮理淺則不能發人聰明研幾以事變言見事遲則未免失其幾會惟其

深故以吾先知達彼後知以吾先覺達彼後覺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其幾故未亂知亂易亂為治未亡知亡轉亡為存自一心而成天下之務

項平甫曰四者雖云辭變象占而自君子將有為也以下則皆論占也至此又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終之者蓋占則有辭變則有象舉其一則四事在其中矣

本義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冒从曰从目

此章專言卜筮蓍龜卜筮之器卦爻卜筮之書而究極于神明推原于太極尤興神物前民用之本也洗發賛歎層見疊出以是故二字為轉關眼目總承開物成務一句為根領不必逐節相承然自有蛛絲馬跡若斷若續之處須神領意會始得

春秋之世禮崩樂壊文武之政澌滅幾盡羲皇竒耦二畫文周寥寥數語更不知為何物矣微言絶而大道衰聖人懼之再四提醒再四洗發一則曰夫易廣矣大矣一則曰夫易崇德廣業一則曰夫易極深研幾振聾覺瞶可為極矣至此復自為發難曰夫易何為者也此一句喚醒天下後世隨正告之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如斯而已不是聊且之語言必如此方纔休歇聖人願力如此其大

心思如此其昔豈小言曲學可望下之六是故一是

以總是承此句更端發明學者須逐卦逐爻逐句逐

字親切體認何者為開物何者為成務何者為冒道

身心之間一一受用方不負讀易一番也私記

吳因之曰天下之物蒙昧未明其甚者父師之教不

能入帝王之令不能行聖賢之言不能化易書昭明

吉凶之報如夢頓覺故曰開天下之務自建侯涉川

以至纖悉不可枚舉易斟酌從違之宜吉便趨凶便

避不至有頭無尾竟没收煞故曰成天下之道總不出吉凶貞勝上自造化氣數下及人心謀慮千條萬緒雖巧歴不能記自卦爻一設都收拾在裡面不須逐項開出自然纖悉備具故曰冐如斯而已言易之為用如此已含卜筮不可不作意下三句以字要重看以者以易也作為卜筮全在三以字内三句是一篇綱領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六書正譌睿从𣦵从目从谷省別作叡非石經亦作叡張睿父曰目擊道存之謂睿故字从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字从耳

惟易為開物成務冒道也是故蓍卦爻之妙若此蓍用于卦未定之先惟變所適故曰圓卦成于蓍已定之後各有其體故曰方六爻之義隨其時用變易以告故曰貢德統而義析爻獨以義言者義德之制

也圓轉不滯便神不可測圓神只一意故中著而字方所以知易所以貢也故著以字

玩洗心退藏四字想見文周精神與羲皇相對之處愈洗愈退愈退愈藏愈藏愈密密者幽隱莫窺纖毫不漏之謂非與顯對者也即共睹共聞之中自有不睹不聞之妙故曰藏于密

吉凶與民同患凶固民之所患吉亦民之所患也天下之患皆從吉而不患起民之所患吾不得不患民

所不患吾愈不得不患老子云寵辱若驚

神即圓神之神知即方知之知神以知來者未來之

吉凶其兆已發露于蓍策之間知以藏往者已往之

得失其理皆包括于卦爻之内

別傳曰聰明睿知即是人心殺機以其為宣洩之竇

也神武不殺即是洗心退藏處

古之人即伏羲也以奇耦二畫盡天下古今道理聰

明睿知孰有過于此者言吉使天下不敢不趨言凶

使天下不敢不避不怒而威故曰神武不殺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惟易為開物成務冐道也故神物之興其前民用若此

晦菴曰蓍之德圓而神以下是卜筮源頭明天道以下是卜筮作用惟聰明睿知也故明天道而察民故

惟明天道也故知神物之可興惟察民故也故知用

之不可以不開其先齋者湛然純一之謂戒者肅然驚惕之謂

呉幼清曰其德即上蓍卦之德也神而明之存乎聖人不然枯莖朽甲何神之有

張敬夫曰天下之民其亹亹不忘而勇于有行者以其有蓍以前之也然後聖人深居簡出利用安身齋以去其不一之思戒以防其不測之患神明自得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矣

程正叔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毁无以見易易畢竟是何物又曰聖人以此洗心以此齋戒此畢竟是何物又曰退藏于密神明其德密與德畢竟是何物學者當深思而自得之

是故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惟易為開物成務冒道也故一户闔闢之間為乾為

坤以至于神若此

朱晦菴曰闔闢動静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静而動也

乾坤變通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

法者聖人修道之所為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

韓康伯曰凡物先静而後動故先坤而後乾按此則

凡言陰陽鬼神終始晦朔與歸藏之首坤皆此意

余德新曰一户也闔即為坤闢即為乾且闢且闔為

變可往可來為通户之可見為象户之有形為器制

而用之則曰法千萬世由之而不自知則曰神聖人即一物而發明乾坤之妙觀天地則圖書與得諸此户无異也又曰治天下之道有如制户使之變通可久黄帝堯舜不過如此

神明在聖人則為聖人之神利用出入在天下則為天下之神制用利用咸用三用字應前民用一用字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惟易為開物成務冐道也故有太極以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如此

房審權云太極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者不分之陰陽陰陽者已分之太極横目所見無非兩儀無非四象八卦即無非太極周子云無極而太極葢恐人誤認太極别有一

物而于陰陽之外求之也

易有太極非易之外有太極也無處非易无處非太極太極者生生之本也自其含蓄而言曰有自其根柢而言曰生有則俱有生則俱生非如祖孫父子仍仍繼繼相因而至者也子瞻論畫竹徑尺而有尋丈之勢萌竹之萌蘖不過寸許而全體皆具非枝枝而綴之節節而累之也若子瞻者可謂得竹意矣天下道理小中見大論太極者以此觀之私記

予向以陽儀之上加一陽陰儀之上加一陰為四象
隨于四象之上各加一陽一陰為乾坤是名二老二
老既立然後遵一索再索三索之旨為震坎艮巽離
兌之卦而謂之六子此于四象八卦父母六子之說
俱相符合不意楊廷秀有此論而予友汪惕若亦主
此說葢老少之名經中所無即以老少言乾坤可稱
老六子可稱少二奇二耦未可稱老一奇而加一耦
一耦而加一奇不可稱少也俟高明論定私記

兩儀四象康節就畫卦時說今按此章大旨專論卜筮則所謂四象者即揲蓍之六七八九蓋老少者謂老變而少不變也布蓍有變不變而畫卦无變不變康節以布蓍言之至于畫卦安所見其變不變而謂之老少哉私記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

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立字下本義謂疑有闕文綮氏謂當有象字荀悅漢書作立象成器

惟易為開物成務冒道也故世間功用之大莫大乎蓍龜若此

以富貴聖人而繼于天地等後何也蘇子瞻曰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天事所不及富貴者制之富貴者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蓍龜決之

潘去華曰山巫野祝皆能占也而具神智之全可以

為天下之利者聖人也折筳剡篿毀瓦灼雞皆可占也而有探索鉤致之神有決疑成務之知可以供聖人之用者蓍龜也

季明德曰隱者藏于賾之奧故賾與隱為一類以理之不可見者言也探如以手入內而取之索則盡其所求也深者發于遠之源故深與遠為一類以理之不可窮者言也鉤如以鉤垂下而取之致則極其所至也即所謂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張雨若曰賾者散于物象探則討而究之以歸于一隱者藏于事機索則考而求之以洩其微深者潛于不測措性命理數説鉤則曲而取之以使之淺遠者遲于未來兼地勢世數説致則推而極之以使之近紀聞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有畏難不肯向前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是卜筮成之也詩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

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以上闡發贊歎至矣極矣此復推原于天地見聖人之開物成務冒道非劈空杜撰此文章結穴處變化

吉凶俱指卜筮而言

聖人之則圖書自有獨見非規規然摹倣其方位與數也昔唐人張旭見公孫大娘舞劒而悟草書夫舞劒之與草書有何交涉而旭以此得悟此必有在形器之外者旭亦不能自喻也悟一陰陽便勘破圖書

之義數中有理豈必虛中儀中即卦豈必分其合補其空甚矣啟蒙之支也私記

石澗曰伏羲之時未有文字因圖書之文而畫卦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葢非圖書有天生之數而聖人就取之也關子明以五十五數為河圖四十五數為洛書劉牧兩易之謂河圖之數四十五洛書之數五十五說者是關而非劉其實皆不然按經止言河出圖不言龍馬負圖書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

序天球玉也河圖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之有文者爾崑崙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葢白石而有文者也聖人則之謂則其文以畫卦初無所謂五十五數與四十五數也夫五十五數易固有文也安有所謂四十五數哉四十五數者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居中而上列二四下列六八分布而為九宫子華子言之大戴禮言之乾鑿度言之在易則無一語及此葢非易數也洛書他經

無所見孔子國注洪範乃以為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于背有數至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數夫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河圖洛書伏羲時俱有之也子國何所據而云禹因而第之以成九數耶劉子政父子班孟堅輩皆循子國之說謂河圖授羲洛書錫禹則是伏羲時止有河圖未有洛書也不亦謬乎圖之數十書之數九原無所據蓋皆出于緯書漢儒習讖緯之學其為義疏多取諸此自其有

九篇六篇亦文緑字之說故孟堅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為本文顧野王以農用敬用十八字為神龜所負豈不甚可笑哉蘇東坡張南軒皆謂鄭康成溺於緯書乃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又以河圖為八卦洛書為九疇要皆怪妄不足深信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合而觀之易之大旨亦可知矣象所以示辭所以告

吉凶所以斷伏羲文周數聖人其所以為天下後世者何其真切無已哉故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朱子發曰易于吉凶有以利言者有以情遷言者有義命當吉當凶言者非聖人不能定之也定之者斷之也

此與首節通志定業斷疑相應有起有結毫不滲漏

胡庭芳曰此章凡八稱聖人皆指伏羲只繫辭是文

王周公事

本義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助从且不从目

本義謂此文无所屬宜附鳴鶴在陰諸爻之末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

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潘去華曰此章議論層疊揭其大旨不過曰立象盡

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陸君啟曰象者乾坤二畫設卦數句皆所謂立象盡

意也盡情偽盡言盡利盡神都盡在乾坤二畫可見

乾坤二畫六十四卦之與府三百八十四爻之寶藏

故曰易之緼下反覆發明即接形上形下二句形即

象也道器變通事業皆從此出立象之外真无餘意

矣當初聖人立象係辭時觀察擬議原不苟且是以卦在而天下之賾極詞在而天下之動鼓有變而足以為人之化裁有通而足以備人之推行這等深意豈常人易識故歸之神明默成之人

鄭申甫曰書畫家有寫意筆意之語聖人于道亦意之而已心知其如此如此而已不能以言喻也非不能言言大則遺小言費則遺隱磬南山之竹其可盡乎象也者像也鏡花水月不添設一字悟者自悟不

悟者亦不至因言生解開穿鑿之端後來諸子以言明道難于正言而多假借誤人多矣

吳幼清曰有象有卦有辭而无變通則易為凝滯之物不合于用于是作十有八變之法或陽變為陰或陰變為陽卦爻之間彼此相通則其用愈廣而足以盡利矣因變得占以定吉凶則知所趨避而行事不倦如以鼓聲作舞容鼓聲愈疾舞容亦愈疾鼓聲不已舞容亦不已自然而然所謂神也立象設卦象也

係辭辭也變通變也鼓舞占也

乾坤其易之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縕石經作蘊邪與耶同

象之盡意若此乾坤其易之縕耶縕絮胎也易得乾坤而成易猶裘得絮而成裘縕與門不同門者從出之路縕者衣中之骨乾坤縕于六十四卦之中非謂易縕于乾坤兩卦也

畫以兩而相並故曰列道以一而隱乎其中故曰立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措石經作錯字書錯與措同

何言乎乾坤為易之緼也一形也上則謂之道下則謂之器化裁則謂之變推行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乾坤非易之緼而何哉謂之者從畫中指所畫之為何名何義也

張敬夫曰道不離形特形而上者而已器具于道以形而下者也道托器而後行器得道而無弊故聖人悟易于心在道不墮于無在器不溺于有

總一形也形而上形而下兩而字兩謂之字活潑潑地若將以字換而字移之字在謂字上便著跡象便不是聖人手筆私記

化是以漸而移變是通身改換比如天地之氣降寒戚暑潛運密移渾无端倪所謂化也聖人裁之為四

時則春變為夏夏變而為秋為冬矣張横渠曰約裁其化而指别之則名體各殊故謂之變

事者業之未成業者事之已著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徐東明曰是故二字乃原其已然之事正申所以盡言之故故加夫象二字以起之言聖人繫卦爻辭不

過為象作注脚學者當由辭以得其意謂之象象字與立象象字不同乃卦下之象辭即所謂彖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卦從極賾而來故極賾者存乎卦辭從鼓動而得故鼓動者存乎辭惟化裁為變故化裁存乎變惟推行為通故推行存乎通謂之者就易而著其理存乎者

就人而著其用

胡仲虎曰自形上至事業由至微推出至著自極賾至德行由至著收歸至微又曰窮天地萬物之理而著之卦曰極發天地萬物之理以振作人心曰鼓曰神明謂明不在見解曰默成謂成不在智識不言而信不待抱著問易而信其理之不誣　四以盡五謂之六存乎轉輾發明立象盡意一句

上繫末章歸重德行下繫末章首揭德行

何闢儒曰晉荀粲云聖人立象以盡意非通乎象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繫表者也然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夫道器不相離故求于象則象求于言則言求于書則書必别求所謂象外繫表非也惟形而上者不容說則輪扁所謂若有數存于其間而不可傳于人者亦默然得意于乾坤兩象之間可耳聖人傳繫辭上篇而終以此其望學者之意切矣

本義右第十二章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十三